

歷史空間

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祝平一教授 (孫詠珊 整理)

楊光先大戰湯若望 ——淺談現代農曆的由來

三百多年前，自認為文化正統的楊光先，發起一場攻擊西洋傳教士湯若望和西洋曆法的案件，學者稱之為「康熙曆獄」。這場風波，是中西文化的衝突，也是一場科學和政治的鬥爭。

故事要追溯到明朝末年曆法的失修。古人以晝夜周期為「日」；以月亮的盈虧周期為「月」；以寒暑周期為「年」。計算農曆的原理主要是根據地球和月球的運行周期，以計算、協調、安排年、月、日等的長度和順序，並配合天象。

明代曆法失修的原因多端。一方面是因為天行有差，所以曆法若長久不調整的話，就會逐漸出現誤差。而明代沿用元代的《授時曆》，到了明朝中期，已經累積了200年的誤差。其次，明朝遷都北京後，從南京搬去的天文儀器並未相應調整。

傳教士表面上爭取到立功以傳教的良機，卻也因此走進了兩難的困局。當時西方人用的是太陽曆，中國人用的卻是陰陽合曆，故此傳教士不能把西方的曆法全盤搬來中國；也因為曆法在中國政治上有深遠的

象徵意義，所以他們也不可隨便改變中國人慣用的曆法形式。

後來，傳教士唯有嘗試拼湊中西方的曆法以創一部既適合中國人使用，又能確保精準的曆法。然而，曆法的計算非常複雜，且牽一髮而動全身。例如中國的時制把一天分為100個單位，但歐洲的一天為24小時，共96刻。又如中國以日行一天為一度，因此圓周是365.25度，而非360度。

不過，傳教士改曆尚未成功，明朝已經覆亡。戰亂中，湯若望想方設法保護曆書刻版，將之轉讓給清廷，獲得清廷的賞識和信任，並賜名為《時憲曆》。在《時憲曆》頒行十幾年後，楊光先卻跳出來挑戰西洋傳教士和他們所修的曆法。

楊光先以此為證，為傳教士按上一個暗中改變正朔的罪名。楊更說他「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以維持華夏正統。康熙三年（1664年）楊光先以傳教士藉曆法藏身朝廷，圖謀不軌為由攻擊湯若望等傳教士。楊的指控正投合了



湯若望 網上圖片

怕社會動亂的心理。清廷立即受理了楊光先的訴狀，對湯等人進行了長達數月的審訊。原來在京的傳教士與欽天監中的信徒大都處死或流放，然而，1665年一場震壞全中國的地震卻救了他們一命，不過仍有李祖白等五名任職於欽天監的中國官員被處死。

表面看來，「問題」好像「解決」了。湯若望倒了，楊光先上任了；新法廢除了，舊法恢復了。可是，曆法的問題依舊，雖然楊光先努力改善，仍然未能解決問題。1668年，年方十五的康熙皇帝察覺欽天監的曆書有誤，並將欽天監所進的曆書交給南懷仁審訂，南懷仁很快就抓準這個機會抨擊楊光先。因事關國朝天命，康熙帝親自處理。他令朝中的大臣會同楊光先、南懷仁等人在紫禁城午門等處測驗日影，結果證明南懷仁的預測較準。此後，康熙帝便任命南懷仁治理曆法，並恢復了以西法為基礎的《時憲曆》，傳教士以當時歐洲的曆法技術融入中國陰陽合曆框架的農曆也因而流傳至今。

結語

這場曆獄所留下的文化遺產，值得我們省思所謂「傳統」常是在拼拼湊湊中形成。認為文化有千年不變的本質，不但經不起歷史的檢驗，也常使人忘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文化因子或器物並非單一文化下的產物，在形成所謂文化傳統之過程，實受惠於他人。在目前世界村的形勢下，如何尊重文化差異，並保持自身的認同在在考驗着人們的智慧。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豆棚閒話

文：青絲

讀書五失

關於怎樣讀書，歷代不少名家都暢談過自己的觀點，其中有相近的見解，也有相悖的理論，一些讀者看了以後，不免就會心生疑惑，究竟誰的意見才是正確的呢？其實，誰的觀點對錯無關宏旨，不論哪一種讀書方式都只是一種參考，讀書之根本，在於啟發人的心智，以及掌握正確運用知識的能力。

清人阮葵生在《茶餘客話》中談及讀書，認為有「五失」，與現代倡導的讀書法也頗有相通處。其一失為「泛觀而無所擇，其失博而寡要」。意為涉獵群書，只是博覽而無精讀，表面上看得懂的東西似乎不少，實際上只是略通皮毛，是不可靠的。明代理學家蔡清說：「欲為一世經綸手，止熟數篇緊要書。」指出了精讀的重要性——要做一個經濟濟世的俊彥之士，就要熟讀幾本緊要的書籍。畢竟只是泛覽而不作精讀，沒有全面通徹的領悟，終究是用處不大的「萬金油」。

二失為「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儒而無立」。讀書盲目尊崇古人和經典，食古不化，固守舊有思想而不知變通，不敢發前人所未發，以致喪失創造性。明人湯賓尹說：「讀古人書，會古人意，並不可用古語也。」意為讀古人的書，只須領會其中的意旨，但不可盲目推崇，如此才能有所創新和超越。

三失為「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功」。讀書時，編輯記

錄資料不得法，缺乏自己的主張和見解，所作的都是無關緊要的文字，白費精力卻無效益。《讀書止觀錄》載：「蘇子容聞人說故事，必令檢出處。司馬實聞人言新事，便抄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新事莫告君實。」北宋時，蘇頌聽人說到舊事，就必定要翻閱出自哪一本書。司馬光聽人說起新事，記錄下來後，還要記下是誰講的。正是這種嚴謹的學風，以及善於從資料中吸取營養的學習方式，兩人不僅先後入閣拜相，還成為了著名的天文學家和史學家。

四失為「聞人之長，將疾趨而從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聽說了別人的長處後，馬上踩着別人的腳印效仿，不讀書須循序漸進，從根基做起，好高騖遠而不切實際。明人陳獻章說：「以我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認為讀書應以自我為中心，如此方能見益，若只是為了追隨別人，一無定見，放下書本後心裡往往還是空落落的。

五失為「喜學為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焉者也」。讀完書，不能得心應手地運用材料作文，將閱讀得來的知識集中到一點，也就是沒有抓住書中最有啟發性的東西，由此產生新的思想。北宋呂誥說：「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認為讀書是基礎，寫作是實踐，把兩者緊密結合到一起，才算是找到了讀書的竅門，才能對自己的學識和修養有所提升。因為學以致用才是讀書的最終目的。



閱讀是心靈與書本的對話。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浮城誌

文：陸蘇

失蹤的星

聽說，城裡已看不到星星，在夜空一閃一閃亮晶晶的，早已是霓虹燈的事了。

星星點燈，已是一句城市民謠，只能傳唱，不能照亮屋頂了。

曾是瓦藍瓦藍的天空，如今是都市上空灰濛濛的一塊毛玻璃。天空似乎睡着了，星星也去了遠方，浮塵若夢，不知可否用揮子叫醒它，喚回星星，看星星舒一個哈欠，眨眨它的眼睛。

沒有了星星的天依然是天，是否寂寞，是否委屈，沒人問過。也許壓根沒人注意，像逐火的燈蛾，人們為每一盞燈的輝煌奔波。至於星星去了哪裡，只是天的家事，無心過問了。

看街邊的樹葉，無論是傷情的楓，還是悠閒的梧桐總被一帶掃去。繁鬧的都市，不需要「碧雲

天，黃葉地」。或許那星星也是世人眼裡一把閒置的棋子，不實用還擾人心性，還不如讓星星在另一個地方自奔一局新桃花源記。

不是說每一顆星星都是一個人靈魂的家園，人很老老時就要回去嗎？現在星星走了，靈魂呢？是也走了，還是四處飄遊，在每一個孤寂的夜裡？

今夜鄉下星光燦爛，真想裝起一籃星星，挑給那位想把星星「喚取歸來同住」的城裡友人，讓他分享我這裡的蛙鳴、水聲，還有清香的風、翠色的田、金黃的油菜花。讓他在白天的勞累後，靜靜地把那星星當作自己放牧在天空的羊群，一匹匹數著歸廬，直至朗風清月地睡去。

今夜流星若雨，不知落向哪裡，多少美麗，就這麼提燈離去了。

短載

文：緩緒

定向的河流 (十八)

33

守在病床邊的日子白天接着黑夜，黑夜接着清晨，正在一天天地過去。豐富看着父親，寸步不離。一邊又無時不在考慮着應如何應對家裡正在發生着的那些事情。

她很清楚那個打電話到大學去找她的人是誰，為的是甚麼目的。

她是在一個多麼複雜，讓人多難理解的環境中長大的啊。一直以來，家裡便常會發生一些不同於常情，無法用常理解釋的事情。這一切或許就因為父親崇尚藝術，不是常人，同時也不可能再另具一份常人的精力，像一個終日以忙於俗事為樂，總是能以家庭利益為重地料理家事的男人吧。

藝術是一種付出，一種無私的畢生的奉獻，一向如此。而若是有所收穫，那最終所獲的成就亦並不歸屬於個人，總是會自然而然地被視為是一筆屬於全人類的精神財富。

在人類歷史上，有多少藝術家，不論是身處於甚麼時代，甚麼環境，都窮愁潦倒，終生不得志。又有多少才情出眾的藝術先驅，到頭來竟非病即狂，直到入土前都仍溫飽不濟，無法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這說明從事藝術創作的艱辛，說明通往藝術之峰頂的路途之遙。為此，她覺得一個人如能竭盡全力地朝着自幼已定的目標邁進，甘於為理想付出一切，便理應被視為是真正的勇者，而所做的一切都是無可指責的。

望着父親，想着目前被困在這間病房中的已是全家半數的成員，在想到家裡的另外兩人時，她覺得心裡很不是滋味。並想到媽媽沒甚麼頭腦，雖然常發脾氣，常惹得大夥兒很不開心，但這並不能純粹怪她。因為這與她的出身，她未婚前的生活環境，以及自幼便被自己的父母嬌寵慣了不無關係。而所謂心術不正，最有可能因為自身利益而不斷滋生出一些損人利己的念頭來的就是她的兄長，以及那個總認為父親欠了他甚麼的堂兄。這兩個人都是重利輕義，不惜毀壞家庭、家族聲譽的人。

自從那天在山裡畫畫時摔倒後，父親的病情一直未見好轉。在這種不論遇上甚麼事都必須獨自解決的處境中，豐富是多麼希望父親的身體能一天天地好起來啊。

34

大自然是美麗的，就看你生活於其間時所持的態度，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

手寫板

文：星池

南瓜

請相信，我是真誠的南瓜。頭頂緩緩被切掉一小塊，輕輕把勺子伸進來，掏空腦裡的瓜籽，挖薄體內側面的瓜肉。去除混濁，清澈明亮，全然感到自己是一個善心好瓜。

在紙上畫出想要的臉譜，貼在身體，用圖釘於表皮微微描出圖案的輪廓，然後，隨意丟棄再沒用處的紙譜。興奮難言，我快有五臟，揭開南瓜生活的新一頁。我的瓜肉沒腐壞，充滿了愛，至少對此我是毫不懷疑。

小鋸刀毅然戳進軀體，默默沿着已繪的線條雕刻，帶點緊張，不可心急。須臾我便先睜開雙眼，觀察這世界，縱使只能凝望前方的風光明媚，這已是福，懶理不清兩旁有否風雲湧。其

後，雕出耳朵，最好能開得讚美的聲音，否則我會頗憂愁，為免心痛，我會寧願選擇去聆聽謊言，有錯嗎？我心安理得。最後割開血管大口，多麼準確，並不孱弱，笑容可掬，那麼我的說話即可極為動人，不理實情究竟是如何，行徑又怎樣。

甫開始我已沐浴清潔，沒沾泥污，非常光滑。現拿起小刮刀，細心修飾自己的樣貌，並且於切削的邊緣部分慢慢塗滿乳液，防止乾掉。我堅信要愛人先要裝扮自己，不是嗎？我問心無愧。

燃起蠟燭，閃爍不停，我可照耀各方，掃視中傷我的小人。何以有人會破壞我的名聲，我不是嘴上常常掛着「愛」字嗎？不過是無法低首，亮不清自己與身旁的人事，唯有視若無睹吧！當我跳進膠袋，走入冰箱，輕易斷絕關係，管不了他人，我便能存活更久。看我的笑臉，善忘的人，快樂無憂。影子搖曳，忽明忽暗，我確實擁有一顆良心，最懂得尊重人。請相信，錯在別人，勿說我是虛偽的南瓜。



笑容背後是一顆空虛的心。 網上圖片